

ese xiaozhen lüyou kongjian
shengchan gongzhong canyu de
yingxiang jizhi yanjiu

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 公众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

张安民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ese xiaozhen lüyou kongjian
shengchan gongzhong canyu de
yingxiang jizhi yanjiu

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 公众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

张安民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张安民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308-18678-0

I. ①特… II. ①张… III. ①小城镇—旅游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5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4875 号

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

张安民 著

策划编辑 葛 娟

责任编辑 丁沛岚

责任校对 沈巧华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64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书 号 ISBN 978-7-308-18678-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影响机制与社会动员”
(17NDJC319YBM)



前 言

国外的特色小镇,如瑞士的达沃斯小镇、美国的格林威治对冲基金小镇、法国的普罗旺斯小镇、希腊的圣多里尼小镇等,虽然体量都不太大,但十分精致独特,建筑密度低,产业富有特色,文化独具韵味,生态充满魅力,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近年来,上海、北京、四川、云南等地纷纷启动特色小镇工程,其中尤以 2015 年浙江全面启动的特色小镇建设最为典型。

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为什么建设,怎样建设,以及建设成什么样。然而,对于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公众参与特色小镇建设的意愿和行为等,关注度却远远不够。公众是特色小镇建设最能动的主体,要引导各方社会力量参与小镇的规划建设,使市场主体和当地居民成为特色小镇开发建设的真正主体。

特色小镇是资本、权力和利益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空间的重新塑造,并以旅游作为介质或产物,形成以空间为底板的社会关系过程,是“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新型空间、新型社区。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特色小镇建设就是特色小镇的旅游空间生产。

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当前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而复杂的环境:一方面,由“自上而下”的政策性行为引发的特色小镇建设,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公众的参与;另一方面,缺少一个明确的解释框架,来清晰地了解公众为何参与,以及如何激发和引导公众参与。

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力图摆脱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中这一两难困境,并试图达成两个层面的目标:第一,在理论层面上,本书试图说明公众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的影响机制,并将这种参与行为切入旅游行为和旅游空间生产理论中;第二,在实践层面上,本书试图发现激发和引导公众有效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

间生产的途径或措施,为相关管理者提供一些“如何动员”公众参与的操作指南。

我相信,如果本书的目标能够达成的话,必将有助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的推进。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能够更加明确公众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的影响因素和机制,那么我们就更能更有成效地动员公众参与,从而促进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因此,探究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机制并提出动员措施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作为特色小镇建设的典型代表,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本书在公众参与理论的基础上,契合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的研究情境,以浙江省 75 个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所涉及的 1166 位公众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公众为何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这一核心问题,以期掌握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所遭遇的盲点并深入探寻问题的本质,提供激发公众参与的对策建议。具体来说,本书从“行为决策”的角度,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本架构,引入旅游获益感知、地方依恋、政治信任等变量,建构了影响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概念模型,为打开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黑箱”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本书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包含出席、涉入、控制三个维度。公众对出席的认可程度高于涉入,涉入高于控制。不同地区的公众在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上存在一定差异。绍兴市无论是在出席、涉入、控制这三个维度上,还是在公众参与的整体水平上都处于领先水平。不同主体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的行为既有同质性又有差异性。本地居民、企业负责人、特色小镇相关行政管理人员在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出席维度、涉入维度、控制维度和整体状况上均没有认知上的差异;但存在人数上的显著差异,本地居民是参与的主体。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也存在一定的人口学特征差异。②公众旅游获益感知呈现出“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旅游环境获益感知—旅游经济获益感知”逐步递减的规律。在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中,公众参与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契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公众产生了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的公民精神和因参与了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而生发的主体性,照此良性运转下去,由公众参与所建构的特色小镇,有

可能成为一个新型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③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获益参与具有“长板效应”。虽然旅游获益感知三个维度均显著影响公众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对公众参与有着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作用,但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中公众参与行为主要取决于获益结构中最强的维度(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而不是获益结构中最弱的维度(旅游经济获益感知)。④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获益感知具有“耦合效应”。公众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不仅受到旅游获益主效应的形塑,各种旅游获益感知之间也彼此交错协同,构成公众参与的鲜活图景。尤其是旅游经济获益感知和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两个维度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作用,即这两个维度彼此有“放大器”的耦合效应。⑤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对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地方依恋、地方依赖正向显著促进公众参与,地方认同对公众参与有负向的显著效果。旅游环境获益对公众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的影响程度受地方依恋的调节具有一定的边界性。旅游经济获益感知-公众参与、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不受地方依恋的调节,具有普适性。⑥政治信任对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治信任强化了旅游环境获益感知对公众参与的正向影响,但对旅游经济获益感知-公众参与、旅游社会文化获益-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⑦在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的计划机制中,知觉行为控制是影响公众参与的最强因素,其次是参与意愿,最后是态度和主观规范。公众涉入程度不同,其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的机制也不同。不同于低涉入公众群体,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参与建设意愿均能直接或间接促进高涉入公众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⑧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中,公众要想有效参与,应具有知能基础、平等机会、共赢理性、共善取向等。对共同利益的维护,以及对特色小镇相关规章制度设定的预先接纳,使得公众在参与时,能够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寻求实现自我利益的途径。

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本书从影响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获益机制、依恋机制和政治机制等方面提出激励公众参与的动员对策。如通过增加公众旅游获益的受惠程度和受惠面,激励公众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充分尊重公众,尤其是当地居民的合理需求,提升公众的地方情感,引导其广泛参与到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中;注重科学规划,鼓励多元投入,增强要素保障,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支持等。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目标和内容	6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	14
第二章 文献述评	18
第一节 特色小镇文献综述	18
第二节 旅游空间生产文献综述	23
第三节 公众旅游参与文献综述	27
第四节 简要评述	34
第三章 模型构建	36
第一节 理论基石	36
第二节 概念模型	60
第四章 研究设计	62
第一节 量表发展和问卷设计	62
第二节 调查过程和问卷回收	70
第三节 样本分析和信效度检验	75
第五章 样本状况	89
第一节 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状况	89
第二节 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的状况	114
第六章 公众参与影响机制检验	131
第一节 旅游获益感知对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影响	131

第二节	地方依恋对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影响	139
第三节	政治信任对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影响	147
第四节	计划行为对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影响	153
第五节	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综合影响机制	161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动员策略	179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79
第二节	动员策略	189
参考文献		192
附录 A	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调查问卷	220
附录 B	浙江省特色小镇名单	225
后 记		22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特色小镇建设已成为我国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

供给与需求是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环节。近年来,我国人民的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住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2013年后,我国新开工房屋面积、住房销售面积先后出现负增长,汽车销售进入低增长阶段。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王一鸣、陈昌盛、李承健,2016)。然而,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钢铁产量出现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水泥产量出现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二是有效和中高端

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王一鸣、陈昌盛、李承健,2016)。“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2015年1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林远,2016)。

业已开展的供给侧改革和迫在眉睫的产业转型升级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所在。特色小镇建设正是将二者合一的有益制度创新(陈宇峰、黄冠,2016)。以浙江为例,特色小镇是破解浙江空间资源瓶颈的重要抓手,符合生产力布局优化规律;特色小镇是破解浙江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抓手,符合产业结构演化规律;特色小镇是破解浙江高端要素聚合度不够的重要抓手,符合创业生态进化规律(徐军、周慧敏,2017)。在经济新常态下,创建特色小镇,有利于破解经济结构转化和动力转换的现实难题,这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探索,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选择。

(二)特色小镇建设将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中,特色小镇建设成为重要的着力点和支撑点。特色小镇,最根本的使命就是解决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通过它来带动乡村发展,让乡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变革,实现乡村振兴。通过建设特而强、聚而合、精而美、活而新的特色小镇,带动乡村特色产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实现单向城市化到城乡融合的转变,加速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资本在城乡之间布局,土地在城乡之间配置(杜瑶,2017)。杨振之(2017)认为,特色小镇的建设,除了定位、功能、产业、生态、人文外,还有使命。陈文玲(2018)认为,特色小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领和新的增长引擎,是乡村

振兴的驱动力,是城乡融合发展的连接器,是城乡发展的重要联合体。

特色小镇一端连着城市,一端连着乡村,处在城乡之间的联结处,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聚焦新兴产业,融合产业、文化、旅游等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它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在要素配置、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方面有机联系,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广阔思路。通过建设特色小镇,可以实现城市居民和资本的下乡、农村居民和土地进城。在这种双向的互动中,生产要素形成新的组合,创造出新的产品,服务于供给与需求,带动了城乡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进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甘毅,2017)。

(三)公众是推动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最能动的主体

特色小镇与旅游产业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秦光荣(2006)首先公开论述了旅游和特色小镇的关系,提出“旅游小镇”的概念,认为旅游小镇有利于促进云南旅游业提质增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丰富和完善云南城镇体系;有利于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推进云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保护和发掘云南丰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旅游功能是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的支撑点。吴必虎(2016)认为,特色小镇可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会是旅游特色小镇,旅游导向型是未来特色小镇的主流。浙江省要求每个特色小镇都要利用自身资源把小镇打造成3A级以上景区,旅游特色小镇则要按照5A级景区标准建设(张安民,2017)。沈晔冰(2015)认为,旅游是建设特色小镇的点睛之笔。张耀元(2016)认为,建设特色小镇,是推动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选择。特色小镇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有利于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旅游产业综合效益。厚植旅游产业发展基础,融入“旅游+”理念的同时,特色小镇助推旅游新业态和新产品的衍生。

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旅游空间生产是指资本、权力和利益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旅游空间重新塑造,使旅游空间成为其介质或产物,并形成以空间为底板的社会关系过程(郭文、王丽、黄震方,2012)。这与特色小镇建设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为突出特色小镇的旅游属性,本书将特色小镇建设称为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一方面,特色小镇建设是政府、企业、居民等公众运用资本、权力和利益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特色小镇空间进行重新塑造,以旅游为介

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的过程。另一方面,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离不开公众的参与。李强(2015)在时任浙江省省长时曾指出,特色小镇建设要充分“发挥当地居民、村(社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各方社会力量参与小镇的规划建设,使市场主体和当地居民成为特色小镇开发建设的真正主体”。

(四)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面临着激发公众参与动力的挑战

基于“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统筹兼顾、动态协调”的社会管理原则,公众参与正在成为我国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趋势。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我国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实践行动都在不断增加。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其所涵盖的旅游公共事务范畴广泛,而且其中很多要素(如文化氛围、社会环境)本身就是依托公众才得以存在的。因此,公众应该成为旅游公共管理的参与主体,成为其重要行动者(王京传、李天元,2014)。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特色小镇虽然出现不久,但分析比较成功的特色小镇,可以发现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合力推动是其成功的关键。郁建兴、张蔚文、高翔等(2017)认为,通过赢得当地居民支持、增强获得感,可推动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的核心作用并不在于资源的倾斜性配置,而在于引导、规范和服务。然而,正如约翰(2015)所言,“理解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只是理解了公众参与挑战性的第一个部分,而且也可能是最简单的一部分”。在这一研究脉络和基础上,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在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中,如何通过对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的分析,激发和引导公众合理参与。

二、研究意义

国外的特色小镇,如瑞士的达沃斯小镇、美国的格林威治对冲基金小镇、法国的普罗旺斯小镇、希腊的圣多里尼小镇等,虽然体量都不太大,但十分精致独特,建筑密度低,产业富有特色,文化独具韵味,生态充满魅力,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当前,我国为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也启动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是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型城市化的有效路径,有利于加快高端要素集聚、产业转型升级和历

史文化传承,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浙江特色小镇是“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新型空间、新型社区。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浙江特色小镇建设就是特色小镇的旅游空间生产。政府、企业、居民等公众作为空间生产者,是驱动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最能动的要素。因此,在特色小镇建设中需要迫切了解公众是否会参与、为什么会参与,以及怎样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本书探讨公众参与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的机制,为有效引导和激发公众参与提供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本书通过对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测度,检验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为打开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的“黑箱”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可丰富旅游空间生产研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二,本书研究结果形成了有关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公众参与及社会动员的比较系统的知识,能够在特色小镇建设中为提升公众参与意识、激发参与行为,提供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建言,促进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政府有关部门,都给予特色小镇发展这一在浙江率先探索的模式高度的重视,并希望将浙江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好模式和好经验,推广到国内其他地区。许多地方也纷纷组团到浙江参观学习,希望学到特色小镇发展的浙江模式和经验。总结公众参与浙江特色小镇旅游空间生产的机制及社会动员方法,可以利用其示范效应,推动全国其他地区特色小镇建设。

第四,本研究在时间上还具有特别的意义:当前浙江第一批特色小镇建设期将满,第二批特色小镇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还有一批处于培育期的特色小镇。处于不同建设期的特色小镇在浙江混合并存,为本书全面系统研究公众在特色小镇不同建设期的参与状况、特点和影响机制提供了比较客观的条件。

第二节 研究目标和内容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特色小镇

小镇的概念,最早的时候特指驻兵镇守的州郡中之较小者。后来,小镇又衍生为县以下人口较集中而有商业活动的居民点。《南齐书·柳世隆传》中提到:“东下之师,久承声闻。郢州小镇,自守而已。”唐代,除军事重地的镇之外,还有集镇、居民点含义的“小镇市”。如唐代风水大师杨筠松的代表作《撼龙经》就提到“大为都邑帝王州,小为郡县居公侯。其次偏方小镇市,亦有富贵居其地”。明、清小说作品中常有“小镇店”一词,体现了古代小镇有店铺有商业的要素。

“特色”一词在宋代诗词中即已出现。胡仲弓《湖边》有“乍过黄梅雨,湖边特色饶”一句。陈舜俞《传神悦躬上人》有“人归河岳仪型在,事隔桑溟特色传”一句。到清代,“特色”已用于描写特产,如程清的“龙井茶之色香味,人力不能仿造,乃出天然,特色一。地处湖山之胜,又近省会,无非常之旱涝,特色二。名既远播,价遂有增而无减,视他地之产,其利五倍,特色三”之说。近代郁达夫《青岛、北平、北戴河的巡游》曾写道“青岛的特色之一,是在她的市区的高低不平,与夫树木的青葱”。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特色”一词是指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即一个事物或一种事物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和形式,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具体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是其所属事物独有的。

“特色”与小城镇研究挂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3年,费孝通先生经过对吴江的调查,完成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报告。《瞭望》周刊1984年以“各具特色的吴江小城镇”为题摘要刊发。90年代中叶,学术界开始关注小城镇特色,探讨小城镇地方特色、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古镇特色、产业特色、空间特色等。

产业界使用“特色小城镇”或“特色小镇”一词主要始于旅游业,因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风光特色是小城镇旅游的主要吸引点。如云南省“十一五”期间提到专门打造特色旅游小镇。初步查阅文献,首次使用“特色小镇”一词的是1996年昆明市委市政府发表的《加快新型城镇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文,文

中指出:“近年来,我们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确定特色、各展所长的发展要求,从各镇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小城镇建设上规模、上档次、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逐步形成了一批功能独特、风格各异的特色小镇。”从政府工作实践来看,特色小镇、特色镇、特色小镇等名词,都可以理解为是有特色的小城镇的简称,直到2015年浙江省的相关文件才赋予特色小镇独特的含义,即非镇非区的多功能创新空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中也采用“特色小镇”的叫法,但与浙江版特色小镇并不完全相同。黄永刚(2017)详细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见表1-1)。

表 1-1 浙江省和三部委对特色小镇的理解比较

	浙江	三部委
定义	非镇非区,产业发展平台	原则上为建制镇,且优先选择全国重点镇
内涵	形态小而美,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	与浙江类似,但不如浙江具体
产业	明确规定了产业定位为“7+X”	相对宽泛的战略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现代农业三大类
投资	强调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明确规定了30亿~50亿元的投资额和3年的投资年限	没有投资额要求
扶持政策	明确规定了50%的土地指标奖励与“三免两减半”的财政贡献奖励,事后奖励	目前没有直接扶持,正在争取财政部资金扶持
名称	体现功能定位或者产业特征	建制镇名称,特色体现不出来
考核方式	培育—创建—考核合格—命名	发文—申报材料评审答辩—直接命名
数量	2015年4月开始创建,到2017年8月2日全省命名2个省级特色小镇	2016年7月启动,已命名中国特色小镇403个
培育方式	创建制,优胜劣汰,注重实效	各省分配名额,评审答辩合格后直接命名
维度	产业升级,产业发展维度	村镇建设维度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政发〔2015〕8号)指出,特色小镇是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和一定社区功能的,有别于行政建制镇、开发区、风景区的“非镇非区”的产业发展平台。其后许多学者的论述多以此界定为基础。吴一洲、陈前虎、郑晓虹(2016)认为,特色小镇是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结合自身

特质,找准产业定位,科学规划,挖掘产业特色、人文底蕴和生态禀赋,“产、城、人、文”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重要功能平台。卫龙宝、史新杰(2016)认为,特色小镇是以某一特色产业为基础,会聚相关组织、机构与人员,形成的具有特色与文化氛围的现代化群落。确切地说,特色小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镇”,它虽然独立于市区,但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单元;特色小镇也不是地域开发过程中的“区”,有别于工业园区、旅游园区等概念;特色小镇更不是简单的“加”,单纯的产业或者功能叠加,并不是特色小镇的本质。特色小镇是以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为基础,来打造具有特色的产业生态系统,以此带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创新载体。朱莹莹(2016)比较了特色小镇、建制镇、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和旅游区的区别(见表 1-2)。

表 1-2 特色小镇和相近概念的比较

类别	行政区划属性	产业结构	管理运行主体	开发建设模式	功能
特色小镇	非行政区划,可跨行政区域,面积较小	集聚七大产业及一批历史经典产业,工业与服务业紧密融合	企业	企业主体	兼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
建制镇	行政区划概念,面积较大	除功能区外的镇域范围内以服务生活的第三产业为主	政府	政府主导	生活功能为主
工业园区	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内,面积可大可小	以工业制造业为主	园区管委会	政府主导	生产功能为主
经济开发区	半行政区划概念,具有政府职能部门性质,面积较大	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一般是高新技术及其他各类产业工业园集聚地	管理委员会投资公司	政府主导	生产功能为主,兼具生活功能
旅游区	非行政区划,可跨行政区域,面积可大可小	以旅游业及餐饮、休闲等相关服务业为主	旅游公司或政府	企业或政府主导	生态、生活功能为主

本书以浙江省政府公布的创建、培育特色小镇为研究场域,因此采用浙江省政府对特色小镇概念的界定。

(二)旅游空间生产

郭文(2012)等认为,旅游空间生产是指资本、权力和利益等政治经济要素